联 合 国 A/HRC/50/20

大 会

Distr.: General
6 May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22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8 日
议程项目 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

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7/2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将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延长一年，并请任务负责人向理事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

在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详细说明了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重点介绍与无限期国民役/兵役、诉诸司法和法治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及基本自由有关的动态。他还概述了提格雷冲突对厄立特里亚国内人权状况的影响，述及了厄立特里亚军队在埃塞俄比亚的侵犯行为，并重点指出了在保护厄立特里亚难民方面持续存在的挑战。报告最后向厄立特里亚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了建议。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请回收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7/2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将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延长一年，并请任务负责人向理事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本报告涵盖的时期为 2021 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22 日。

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解决该国目前的人权危机方面没有取得实质进展。事实上，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一些地区的局势出现了恶化。厄立特里亚武装部队继续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参与严重的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法的活动。厄立特里亚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参与，也使厄立特里亚面临的严重人权挑战更加复杂，并加强了原先存在的侵犯模式。

3. 本报告重点介绍了核心人权问题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无限期国民役/兵役、法治、拘留条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厄立特里亚部队在埃塞俄比亚冲突中犯下的侵犯行为以及厄立特里亚难民的状况。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本任务开展的活动，概述了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并向厄立特里亚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了建议。

4. 在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还审视了厄立特里亚落实各人权机制在上述领域所提建议的情况。他指出，包括他本人的任务、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和普遍定期审议进程在内的各人权机制的建议是彼此一致、相互增强和相互补充的。

二. 方法

5. 由于厄立特里亚政府未予合作，特别报告员无法对该国进行访问以收集第一手资料或与主管机关就该国面临的人权挑战进行交流。

6. 本报告基于特别报告员收集和分析的资料，包括通过远程监测取得的资料；与受害者、亲属和证人的访谈；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外交使团成员、各国政府机构和部委、专家、学者和民间社会及侨民组织提供的资料。特别报告员尽可能参考官方的资料和数据。

7. 本报告的调查结果是以严格遵守《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和《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业务手册》的方式，得到记录和确证的。特别报告员尽职尽责地评估了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对信息进行了交叉检查和核实以确定其有效性，并对收集的证据进行了独立和公正的分析。特别报告员征求了受访者的知情同意，并采取了适当措施确保保密性，包括仔细选择要披露的信息以保护受害者和证人。向厄立特里亚政府提供了一份报告草稿，以使其有机会就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和调查结果发表评论。

三. 活动

8. 特别报告员于 2021 年 12 月访问了意大利和荷兰，并于 2022 年 3 月访问了挪威和瑞典。在访问期间，他与广泛的利益攸关方进行了会面，讨论了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和难民保护问题。特别报告员衷心感谢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政府提供合作和支持。

9. 2021年9月，特别报告员参加了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举行的第三委员会互动对话。2022年3月，他在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一次互动对话期间向理事会口头报告了最新情况。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特别报告员通过视频会议参加了理事会和大会的届会。

1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与受害者团体、厄立特里亚侨民、民间社会组织、外交使团成员、代表各政府机构的公职人员、若干国家议会的议员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特别报告员继续倡导采取具体行动，支持在厄立特里亚推进人权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他感谢所有抽出时间与他会面的人，并赞扬他们改善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的勇气和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11.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与厄立特里亚政府代表会面和访问该国的请求仍未得到答复。2021 年 7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还向埃塞俄比亚政府和苏丹政府提交了请求，请求进行访问以收集关于厄立特里亚难民状况的信息并与政府官员、厄立特里亚政府驻喀土穆和亚的斯亚贝巴的代表以及非洲联盟的代表等讨论与其任务有关的问题。埃塞俄比亚政府和苏丹政府尚未作出正式答复。

四. 同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的合作与接触

12. 特别报告员欢迎通过一项新的面向厄立特里亚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重点关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权利。该合作框架是在 2022 年 1 月联合国区域主任的一次高级别访问中启动的。主管机关还邀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于 2022 年 5 月进行一次技术访问。特别报告员欢迎这一与联合国系统部分机构和机制再续合作的举措，但强调指出，在付出这些努力的同时，必须切实改善厄立特里亚人享有人权的状况。特别报告员强调，基本人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正如本报告通篇所述，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处理厄立特里亚长期和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问题。

13. 2021 年 10 月，厄立特里亚再次当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任期为 2022-2024 年。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厄立特里亚利用其理事会成员身份反对国际社会审查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发生的侵犯行为。2021年7月，厄立特里亚反对了理事会呼吁厄立特里亚撤出军队的决议，2021 年 12 月，该国又投票反对设立国际专家委员会以调查关于冲突各方在埃塞俄比亚犯下的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法行为的指控。

14. 厄立特里亚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接触仍然有限。虽然厄立特里亚于 2019 年积极参与了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但审议所提的各项建议，包括厄立特里亚接受的建议[1]，仍然基本上没有得到落实。其他人权机制提出的建议也大多尚未得到落实，包括人权事务委员会 2019 年 3 月提出的建议，以及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

[1] 厄立特里亚接受了第三轮审议 261 项建议中的 131 项。建议的完整清单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upr/er-index.

会 2020 年 2 月提出的建议。截至 2022 年 4 月，厄立特里亚尚未加入三项核心国际人权条约以及七项任择议定书。[2]

15. 特别报告员重点指出，作为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厄立特里亚应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坚持最高标准，并与理事会包括其特别程序充分合作。他鼓励厄立特里亚与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加强合作并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他还促请该国政府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合作，并遵守该委员会关于厄立特里亚记者和政治反对派成员遭单独拘禁事件的决定。[3]

16.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厄立特里亚政府继续反对他的任务，而且他也没有机会访问该国或与主管机关会面。在这种情况下，该国政府关于其遵守人权规范的公开说法无法得到可靠的核实。特别报告员希望政府重新审视其目前的立场，与他的任务进行对话并邀请他访问该国，以便他能观察第一手情况，并就厄立特里亚面临的重大人权挑战，以建设性和客观的方式与相关对口单位进行接触。特别报告员将继续寻求与厄立特里亚政府接触的机会。

五. 地区动态

1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厄立特里亚部队仍然卷入了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法的行为。[4] 埃塞俄比亚宣布厄立特里亚部队于 2021 年 6 月撤出提格雷后，厄立特里亚部队于 8 月再次进入该地区，并在提格雷北部和西部占领了多个阵地。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许多关于袭击和杀害平民、强奸、围捕和任意拘留数百名提格雷平民、掠夺、绑架和强迫厄立特里亚难民返回以及阻挠人道主义援助的指控。

18. 不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厄立特里亚部队在提格雷犯下了侵犯人权行为。2021 年 11 月，埃塞俄比亚人权委员会和人权高专办的一项联合调查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埃塞俄比亚冲突各方，包括厄立特里亚，均实施了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一些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5]。2022 年 4 月，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发布了一份联合报告，指出厄立特里亚部队与大规模围捕提格雷平民、任意逮捕、性暴力和掠夺平民财产的行为有关。[6]

19. 特别报告员深为关切厄立特里亚部队参与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的行动。2021 年 6 月，提格雷部队重新控制了该地区大部分领土，敌对行动蔓延至阿姆哈拉北部和东部以及阿法尔，此后，进入提格雷的主要路线被封锁。由于持续的战斗、

[2] 厄立特里亚尚未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以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两项任择议定书。

[3] Zegveld 和 Ephrem 诉厄立特里亚，第 250/02 号来文，决定，2003 年 11 月；第十九条组织诉厄立特里亚，第 275/2003 号来文，决定，2007 年 5 月；以及 Isaak 诉厄立特里亚，第 428/12 号来文，决定，2016 年 2 月。

[4] A/HRC/47/21, 第 14-21 段。

[5] 可查阅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3947207?ln=en.

[6] 可查阅 https://www.hrw.org/report/2022/04/06/we-will-erase-you-land/crimes-against-humanity-and-ethnic-cleansing-ethiopias.

对人道主义物资的掠夺、燃料的缺乏以及关键的是交战各方的不合作和阻挠，从6 月起，向提格雷运送食物和物资愈发困难。据报告，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和包括厄立特里亚部队在内的盟军拦截了人道主义车队并征用了货物。2021 年 11 月，阿法尔州主管机关拘留了 72 名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卡车司机。7 月起，厄立特里亚部队战略性地占领了提格雷西部的阵地，实际上封锁了苏丹通往该地区的路线。因此，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联合国估计仅有 12%的所需救济物资送达该地区。2022 年初局势严重恶化，有逾 3 个月的时间，人道主义行为体无法经公路进入该地区。特别报告员欢迎埃塞俄比亚政府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宣布人道主义休战。但他注意到，截至 4 月 21 日，仅有 70 辆运送食物和人道主义物资的卡车抵达该地区，仅占所需援助的一小部分。

20. 2021 年 11 月和 8 月，美利坚合众国对厄立特里亚国防军、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两个由政府拥有的实体和三名知名人士实施了制裁。[7] 特别报告员欢迎对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的特定个人和机构发出定向制裁，包括因为这些个人和机构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持续的人权危机和军事冲突中扮演的角色而予以制裁。

六. 国民役/兵役

21. 厄立特里亚尚未按照人权事务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和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等国际人权机制的建议，采取措施对国民役进行改革。[8] 厄立特里亚在 2019 年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收到了 21 项关于国民役的建议，但该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些建议。

22. 无限期的国民役/兵役仍是该国侵犯人权行为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报告员收集的资料显示，有关状况已明显恶化。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与国民役/兵役有关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包括存在虐待性条件，严厉的惩罚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性骚扰和暴力侵害应征女兵的行为，以及利用应征者从事强迫劳动的现象。厄立特里亚不承认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逃兵和逃避服役者会受到严厉惩罚，包括任意拘留、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法外处决。

23. 厄立特里亚政府表示，国民役不需要改革[9]，因为《国民役公告》已规定服役期限为 18 个月。但在实践中，主管机关自 1998 年以来已创造了长期的总动员状态，无限期地延长法定期限。特别报告员听一些人表示，其厄立特里亚亲属已服役逾 20 年而无法退役。20 年来主管机关一直认为，由于与埃塞俄比亚“不战

[7] 2021 年 11 月，美国制裁了厄立特里亚国防军、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执政党)、Hidri Trust(人民阵线拥有的企业控股公司)、红海贸易公司、Abraha Kassa Nemariam(国家安全负责人)和 Hagos Ghebrehiwet W Kidan(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的经济顾问兼红海贸易公司首席执行官)。8 月，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参谋长 Filipos Woldeyohannes 将军也受到制裁。

[8] CCPR/C/ERI/CO/1, 第 38 段；CRC/C/ERI/CO/4, 第 48 段；CEDAW/C/ERI/CO/6, 第 11、42 和 52 段；A/HRC/29/42, 第 92-93 段；A/HRC/32/47, 第 121 段；以及 A/HRC/47/21, 第 82 段。

[9] A/HRC/47/G/19, 附件，第 23 段。

不和”[10]，有必要保持高度的军事化并无限期延长国民役。[11] 2018 年与埃塞俄比亚的和平协议带来了改革国民役制度的希望，但厄立特里亚并未因此解除动员，也没有出台任何有意义的变革。厄立特里亚部队参与埃塞俄比亚战争之后，该国政府驳回了改革国民役的呼声并为无限期征兵辩护，认为这是保卫国家对抗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必要举措。

24. 2020 年 11 月以来，应征者被迫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与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和盟军民兵一同参加一场可怕的战争。被迫在埃塞俄比亚作战者的亲属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其亲人下落或命运的官方信息。以征兵为目的的个人围捕行动(提格雷尼亚语为“giffa”)已显著加强。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在阿斯马拉、塞格尼蒂、希伯、阿克鲁尔、阿迪孔齐、德格拉、阿登格福姆和迪格萨发生的围捕行动的具体资料。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逐户搜查的现象也很常见。证人报告称，主管机关常常不释放持有必要文件证明自身不符合应征条件或已从国民役退役的人员。

25. 特别报告员听取了最近造访过厄立特里亚的人的证词。其中一人描述了围捕行动中的恐惧：“阿斯马拉街头都没有人。我的家人，每个都吓得不敢出门。他们正在带走孩子。他们挨家挨户地带走所有人，只留下母亲。这种情况在所有城镇和村庄都在发生。他们在围捕行动中带走所有人，再进行分类。”

26. 另一位证人报告称，在一次围捕行动中，他的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遭到了围捕：“在我的村子里，他们围捕了每个人，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拘留了我家里的所有男性，留下妇女和儿童自己养活自己。几天后，他们释放了 70 岁的族长。他是唯一一个被留下来扶助妇女和儿童的人，我的其他亲戚都被送到了提格雷。”

27.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先前记录的强迫征召儿童的情况正在恶化。根据《国民役公告》，只有 18 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有义务服国民役。然而，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中学生被要求在萨瓦军营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并接受军事训练，其中大多数未达到法定年龄。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收集了许多关于围捕儿童现象的证词，有一些证人提到当局征召了年仅 14 岁的儿童。主管机关没有通知被围捕的儿童的父母。

28. 特别报告员还从多个可靠来源获悉，厄立特里亚部署儿童参加了在提格雷的战斗。被部署的儿童大多为 16 岁和 17 岁，据报告接受了 1 至 6 个月不等的军事指导，训练程度有限。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显示，据称有大量儿童在冲突的早期阶段受伤或丧生，有数十名儿童受重伤致残。

29. 主管机关还用被军队绑架并从提格雷强行遣返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充实军队(见下文第 69 段)。[12] 这包括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 Hitsats 和 Shimelba 难民营被毁时被强行带回厄立特里亚的难民。根据证人的陈述，厄立特里亚难民先是被羁

[10] A/HRC/32/CRP.1, 第 190 段。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9/list-reports.

[11] 同上，第 24 段。2021 年 6 月 21 日外交部表示，“由[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领导的时任埃塞俄比亚政府拒绝了具有约束力的最终仲裁裁决并继续其占领和敌对政策，当时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延长国民役。”

[12] A/HRC/47/21, 第 63、65 和 68 段。

押，由主管机关对他们的情况进行评估。有年幼子女的妇女和年长的男子在几天后获释，而数量不详的被视为参战年龄的单身妇女和男子据称遭到了审讯、拘留并被迫返回提格雷参战。新征召的难民与通过围捕行动征召的新兵一同在阿法贝特和科梅内等地的训练中心接受训练。他们随后被部署到前线。

30. 此外，据报告，有数千名在平民职位上服国民役的厄立特里亚人已被重新部署到军事岗位上。有 70 岁高龄的男子被征召服役，被迫承担治安和安保职责，而年轻人则被派往前线。

31. 厄立特里亚有应征者是在威胁下被迫参加了参加埃塞俄比亚战争，如不参加，他们自己和家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特别报告员对这些人的处境感到关切。正如特别报告员和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先前记录的[13]，逃避服役者和逃兵经常被处以高度惩罚性条件下的任意拘留，往往会遭受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听说有应征者在试图逃离提格雷或厄立特里亚的训练中心时被法外处决。证人报告称，有专门的执法单位负责控制应征者。特别报告员还采访了一些潜逃者，当局拘留了他们的父母，以此作为惩罚或以此胁迫他们入伍服役。家中如果有一名成员不响应征兵通知，则全家都无法领取食物券。

32. 特别报告员强调，无限期国民役对广泛的多种人权的享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制度成系统地剥夺了厄立特里亚人获得体面工作的权利，使数千人在政府支持的强迫劳动制度下工作，报酬很低，完全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或工作地点，并面临严厉惩罚的威胁。应征者通常不被允许探望家人，往往长达数年，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权利。国民役提供的微薄补偿不足以支撑生活花费，更不用说养活一家人。因此，食物权、健康权和适当住房权等其他权利的获取也受到了影响。厄立特里亚人陷入了贫困和脆弱的循环，一方面依赖食物券和不充分的政府服务，另一方面依赖侨居亲属的汇款。

33. 无限期征召入伍还影响了厄立特里亚年轻人的士气和积极性，导致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继续有专业人员和受过教育的厄立特里亚人逃离该国。这种情况给保健和教育等基本服务的质量和供应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34. 由于当局要求学生在萨瓦军营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以接受军事训练，受教育权继续受到严重影响。在萨瓦的学生要接受军事指挥，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有时甚至是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他们要接受严格的训练，从事繁重的工作。在萨瓦受训后达到升入高等教育所需分数的学生人数逐年减少。因此导致进入该国大学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少，毕业的人数则更少。过去一年里围捕行动次数的增加，以及被派往前线的前景，也加剧了人们对征召的恐惧，有目击者报告称，年仅 11 岁或 12 岁的儿童正在辍学和躲藏起来。

35.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年轻妇女和女童在国民役中遭到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指控。该国政府继续对妇女提出的申诉视而不见；尚没有人因在国民役中实施性暴力和性虐待而被审判或判刑。特别报告员促请厄立特里亚落实特别报告员、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建议[14]，以及

[13] A/HRC/29/CRP.1，第 1241-1244 段。

[14] A/HRC/35/39，第 62 和 78 段；A/HRC/47/21，第 81 和 84 段；A/HRC/29/CRP.1，第 1534 段；以及 CEDAW/C/ERI/CO/6，第 23-26 段。

政府在该国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接受的关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建议，以及关于保护妇女免遭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向施暴者追责的建议。[15]

七. 法治和司法

A. 体制框架

36. 在发展有效保护和确保尊重人权所必需的最基本的体制基础设施方面，厄立特里亚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该国仍然缺乏法治，1997 年《宪法》从未得到执行。权力集中在总统身上。厄立特里亚没有权力分配，没有负责制定和颁布法律和法规的国民议会，也没有确保公正平等执法的独立司法机关。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的三权分立，对确保就侵犯人权行为诉诸司法和进行问责至关重要。

37. 特别报告员告诫称，独立法治机构和适当司法的缺失，给该国有效保护人权的工作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后果。他指出，在 2019 年对该国的普遍定期审议中，政府同意实施国内法和开展体制能力建设以加强该国的司法，还同意要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打击侵犯人权行为有罪不罚的现象。[16] 然而，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厄立特里亚政府没有努力处理有罪不罚问题，仍在使受害者无法就所遭受的侵犯人权行为诉诸司法和获得救济。

B. 对正当程序权利的侵犯

38. 政府继续执行其政策，即以非法和任意的方式，完全无视正当法律程序，长期拘留被视为批评当局的个人。虽然厄立特里亚在 2019 年普遍定期审议中承诺要制定措施，确保尊重自由和安全权及公正审判权，但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任何关于采取此类措施的信息。

39. 包括警察、宪兵和内部安全部门在内的执法机构，经常在不遵守正当程序保障的情况下逮捕和拘留公民。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收到了许多关于逃避服役者被逮捕和拘留并且无法就拘留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报告。特别报告员还记录了“代理处罚”案件，即将逃避服役者或逃离该国者的亲属代之处以监禁的情况。还有其他被拘留者在未被告知逮捕理由和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遭到羁押。最近的这些事件强化了特别报告员和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先前记录的侵犯人权的持续模式。

C. 拘留条件

40. 特别报告员关切被拘留者的处境，其中许多被拘留者已被羁押很长时间。有些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患上了慢性病。其他人也因拘留条件恶劣而健康状况恶化。拘留期间获得医疗救治的机会极少。被拘留者往往到病情严重时才能被转至医院。尽管有些囚犯病症严重，但转至医院接受持续治疗的情况十分罕见并且耗时

[15] A/HRC/26/13/Add.1，第一节。

[16] 同上。

很长。有慢性健康问题的被拘留者很难或无法获得药物或治疗，因而生命受到了威胁。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显示，有被拘留者因为得不到医疗救治而情况严重恶化；有些人在等待治疗期间死亡。

41. 特别报告员依然关切被当局违反人权标准而强迫失踪和任意拘留在秘密监狱的人的处境。他听取了证人和曾被关押在所谓“别墅”里的被拘留者的证词，“别墅”是位于城镇中、无法被轻易识别为监狱或拘留场所的秘密拘押场所。由于监狱系统完全缺乏透明，无从核实这种秘密场所的数量，但考虑到失踪者的人数，显然这种做法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仍然十分普遍。特别报告员促请厄立特里亚披露强迫失踪受害者的下落，包括向他们的亲属告知其拘留地点，制定透明和高效的被拘留者登记制度，并向亲属告知其健康状况和拘留条件。

42. 特别报告员听取了被囚禁在 Adi Abeto、Eiraero、Adi Qala、Barentu、Gedem、Ghatelay、ai Daga、Me’eter、Prima country 和 Wi’a 等臭名昭著的中心的受害者的证词，他们无一例外地描述了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拘留条件，即极端过度拥挤，缺乏食物、水和卫生设施，没有或没有足够的医疗救治，以及存在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厄立特里亚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防止侵犯被剥夺自由者的人权，并建立适当的监测和检查机制，从而保护被拘留者免遭酷刑和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厄立特里亚还应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确保被剥夺自由者得到人道和尊严的待遇。

八. 公民和民主空间

A. 结社自由、表达自由和意见自由

43. 厄立特里亚的公民空间被严格封闭。系统地镇压和压制任何异议声音的情况持续存在，包括为此对数以千计的宗教团体领袖和成员、政治反对派成员和同情者、活动人士、记者和逃避服役者予以拘留或强迫失踪。对于被视为批评当局的个人和团体，实施任意逮捕和单独拘禁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做法仍在灌输恐惧，并在该国事实上压制了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

44. 在厄立特里亚人民获得代表和自由参与该国公共生活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虽然侨民中有各种政治反对团体，但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依然是厄立特里亚唯一得到授权的政党。厄立特里亚主管机关还试图阻挠厄立特里亚侨民的政治组织和参与(见下文第 60 段)。

45. 仍然没有来自该国国内的独立媒体或报道。十多年来，厄立特里亚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一直位列 180 个国家的末席。[17] 保护记者委员会也将厄立特里亚定为 2019 年全世界审查最严格的国家。[18] 被视为敏感的信息会遭到压制，试图记录或揭露情况的行为会受到严厉镇压。有一批 16 名记者，包括瑞典-厄立特里亚记者兼作家 Dawit Isaak, 现已被失踪逾 20 年。他们一直被单独拘禁在不公开地点，并且无法与家人联系。尽管他们从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或被带上法庭，但

[17] 见 https://rsf.org/en/ranking.

[18] 见 https://cpj.org/2019/09/eritrea-north-korea-turkmenistan-top-most-censored-list/.

自 2001 年主管机关关闭所有独立媒体以来，他们一直在羁押中，成为全世界被拘留时间最长的记者。关于 2001 年被拘留的称为“G-15”的 11 名政府前成员，也没有任何信息。据信，有几人已在拘留期间死亡。特别报告员继续促请主管机关提供关于他们的下落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B. 宗教或信仰自由

46. 政府承认四个教派，即逊尼派伊斯兰教、厄立特里亚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对于宗教信仰不属于这四个教派的人员，政府继续剥夺他们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对于已获承认的教派的信仰活动，包括侨民中的信仰活动，主管机关也继续进行干预(见第 64 段)。

47. 厄立特里亚东正教会的牧首 Abune Antonios 于 2022 年 2 月 9 日去世，享年 94 岁。Antonios 牧首在 2006 年 1 月被罢黜和逮捕，之前他抗议当局逮捕牧师并拒绝将一个主日学校运动的约 3,000 名成员逐出教会，同时公开谴责政府对教会内部事务的干涉。Abune Antonios 被软禁了 16 年；与外界隔绝，并被剥夺了参加宗教仪式和活动的权利。同厄立特里亚数以千计的被拘留者一样，他从未被正式指控任何罪行，也从未被法官审理。据报告，尽管他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却被剥夺了适当的医疗护理。Abune Antonios 牧首的追随者也受到了政府施压。经主管机关允许，2 月 10 日在 Abune Andreas 修道院举行了 Abune Antonios 的丧礼和下葬，他自 5 岁起在这家修道院长大。次日上午，他的 11 名追随者在离开守灵仪式时在一个检查站被捕。他们于 4 天后获释。

48. 2020 年和 2021 年初有一波释放基督教囚犯的举措，之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这些积极举措被撤销，至少有 47 名基督徒被捕。2021 年 7 月，两名 70 多岁的福音派基督教牧师被捕，还有第三人在阿斯马拉被软禁。其中一人曾被拘留 5 年，于 7 年前获释。据报告，他们被带至 Wengel Mermera 审讯中心，有其他几名牧师在那里被监禁了多年。2021 年 9 月，有 15 名被拘留 5 至 16 年不等、于 2020 年夏获释出狱的基督徒被主管机关再次逮捕。据报告，他们是在当局发现了一份基督徒联系人名单后被再次逮捕的，并被关押在 Mai Srwa 监狱。2022 年 3 月，据报告有 29 名福音派基督徒(12 名男子和 17 名妇女)在阿斯马拉一个私人住宅里祈祷时被捕，并且也被带至 Mai Srwa。

49. 耶和华见证人因政治中立和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而面临迫害，包括被剥夺公民身份。截至 2022 年 4 月，仍有 20 名耶和华见证人(14 名男子和 6 名妇女)因信仰而被监禁。特别报告员重申先前的呼吁，吁请厄立特里亚政府释放被囚禁者，并让该教派成员有机会参加符合其宗教信仰的民役形式。[19]

50. 特别报告员回顾指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规定了宗教自由权，并吁请厄立特里亚政府释放因宗教信仰而被监禁者，并允许所有厄立特里亚人行使其宗教自由权。

[19] A/HRC/38/50, 第 109 段；A/HRC/47/21, 第 81 段；以及 A/HRC/41/53, 第 40 段。

九. 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状况

51. 恶劣的人权状况继续迫使数以千计的厄立特里亚人逃离该国。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估计，全球有 58 万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占厄立特里亚人口的 16%)。[20] 其中绝大多数都表示，无限期的国民役是他们逃离该国的主要原因。

52. 厄立特里亚人要想离开自己的国家，必须获得出境签证。由于埃塞俄比亚暴力现象持续、苏丹东部边境地区不安全、难民在苏丹境内大规模被捕，离开厄立特里亚也变得愈发困难。因此，厄立特里亚人继续求助于偷运网络，使他们容易遭受人口贩运、绑架勒索、性暴力和虐待。

53. 特别报告员继续关注一些收容国的事态发展。他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一道，重点指出了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被从埃及推回的风险。[21] 2022 年 4 月，任务负责人对埃及在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间将至少 68 名厄立特里亚人递解出境表示谴责。[22] 被递解者中有几人在返回厄立特里亚后失去了音讯，据信遭到了单独拘禁。

54. 苏丹收容的厄立特里亚难民人数在全球位居第二，因此特别报告员关切苏丹境内的厄立特里亚人的状况。[23] 2022 年 2 月初以来，苏丹的执法和安全部队以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为目标，在首都喀土穆和靠近厄立特里亚边界的卡萨拉围捕并任意拘留了数百人。警察逮捕了那些没有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或居留证已过期的人。应当指出的是，自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苏丹移民机关已经暂停了证件的续签；这导致苏丹境内大量厄立特里亚人所持的证件和许可证过期，无法得到续签。

55. 尽管 2015 年《苏丹难民法》承认难民的工作权，但当局依照 1997 年苏丹劳动法，以无证工作为由在工作场所逮捕了多名难民并进行了审判。还有其他难民因在无有效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苏丹东部的难民营外活动而遭到拘留。2022 年 2 月 15 日，约 200 名厄立特里亚人被喀土穆中央刑事法院即决审判，并被处以 20 万苏丹镑(约 40 美元)的重罚。[24]由于大多数难民无力支付罚款，他们被送至 Al Huda 监狱无限期关押，直至亲属或朋友设法支付罚款。证人和厄立特里亚社群的弱势成员谴责苏丹执法部门任意拘留厄立特里亚难民的做法，他们将此称为“赎金勒索”，还谴责恐吓厄立特里亚难民的行为。特别报告员促请苏丹政府停止任意拘留难民的做法，尊重他们的正当程序权。

[20]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 年厄立特里亚的人口为 365 万。

[21] 见 EGY 13/2021 号信函，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812.

[22]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4/egypt-un-experts-condemn-expulsions-eritrean-asylum-seekers-despite-risks.

[23] 截至 2022 年 4 月，该国接纳了 12.9 万名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24] 截至 2021 年 8 月，苏丹的最低工资是每月 425 苏丹镑，合不到 1 美元。

56. 特别报告员还关切苏丹的营地管理政策和对寻求庇护者自由的限制给厄立特里亚难民权利造成的影响。[25] 他指出，难民在获得工作许可证方面面临严重困难，通过庇护制度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而且缺乏包括归化在内的融入政策。

57. 仍然滞留在利比亚的约 5,000 名厄立特里亚难民的处境也令人严重关切。2021 年 10 月，一个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发现，国家主管机关、武装团体和贩运者在利比亚对移民实施的广泛和系统的暴力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2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从一些厄立特里亚人那里听到了骇人听闻的证词，这些人在利比亚遭到贩运者和武装团体绑架，被囚禁数月并遭受酷刑以向侨民里的亲属勒索大额钱款。受访的厄立特里亚妇女遭到了成系统的强奸。

58. 2021 年 10 月初，在一次对移民和难民的镇压中，有数以百计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包括孕妇和儿童，在的黎波里的搜捕行动中被擒。搜捕行动造成一人死亡，至少 15 人受伤，数百人被拘留，数千人流离失所。[27] 搜捕行动之后，数百名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在难民署的黎波里办事处前露营抗议数月，要求将他们撤出利比亚。1 月 10 日，安全部队和利比亚民兵对这些人进行了暴力驱逐，据报告殴打和拘留了数百人，并烧毁了他们的临时帐篷。[28]

59. 继续有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冒着生命风险跨越地中海前往欧洲避难。[29] 2020 年全年和 2021 年的头几个月，抵欧人数有所减少，这可能与 COVID-19 大流行导致的出行限制和利比亚海岸警卫队进行的拦截行动有关，之后，2021 年 1 月至 11 月有 2,186 名厄立特里亚人抵达意大利。[30]

60. 厄立特里亚政府大力试图控制厄立特里亚侨民的活动和社群组织并阻止其参与政治。厄立特里亚主管机关还试图让海外的厄立特里亚人保持沉默，并实施“代理处罚”，对于开展活动的厄立特里亚侨民，处罚其亲属或家人。例如，具有厄立特里亚和美国双重国籍的前新闻部长的女儿 Ciham Ali Abdu 仍在被单独拘禁。2012 年，她的父亲在第三国申请庇护后不久，她试图逃离厄立特里亚，在该国与苏丹的边界上被捕，当时年仅 15 岁。她已失去音讯近 10 年。一位在欧洲国家生活的厄立特里亚人表示，他害怕公开批评当局。“如果我说了什么，我在厄立特里亚的家人可能会受到伤害。那样我就永远无法回厄立特里亚了。”

61. 厄立特里亚政府还继续对厄立特里亚难民和侨民强制征收其全球收入 2%的“复苏和重建税”，以此为自己筹集资金。厄立特里亚外交使团将支付钱款和签署“悔过书”作为提供领事服务的条件，从而胁迫厄立特里亚国民和厄立特里亚人后裔付款。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也被征税。在若干欧洲城市，拒绝付款者还受到骚扰、恐吓以及在社群内遭到边缘化。

---

[25] 苏丹对《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作了保留，涉及难民的行动自由权。

[26] A/HRC/48/83, 第 66-71 段。

[27] 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利比亚驻地和人道主义协调员乔吉特·加尼翁的声明”，2021 年 10 月 2 日。另见 S/2022/31, 第 58 段。

[28] 见 https://www.nrc.no/news/2022/january/libya-hundreds-detained-in-renewed-crackdown-on-migrants-and-refugees/.

[29] 2021 年，有逾 2,000 名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在试图跨越地中海时溺亡。

[30] Mixed Migration Centre, “Quarterly Mixed Migration Update: East Africa and Yemen – Quarter 4, 2021”, 1 February 2022.

62. 特别报告员与多名厄立特里亚人进行了会面，他们解释了自身的困难处境：“如果我需要大使馆的任何东西，任何文件或服务，我必须支付 2%的税，并签署悔过表。如果我不这样做，就办不了任何事；我甚至不能在厄立特里亚安葬我的母亲。如果我要继承遗产，我在厄立特里亚的兄弟姐妹们无法执行遗嘱。我们甚至可能失去土地或房子。”一些收容国的主管机关要求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申请庇护或家庭团聚时提供文件证据，此时上述剥削性和胁迫性税收的问题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庇护者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是去使馆支付税款，还是损害关乎自身移民身份的重要决定。

63. 厄立特里亚外交使团还进行了 COVID-19 抗疫募捐。据报告，厄立特里亚人被告知捐款是强制的，并受到了施压和恐吓。这些资金的使用完全缺乏透明。

64. 厄立特里亚侨民教会在政府试图对侨民进行控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隶属于政府的教会为青年民主正义阵线进行筹款和招募支持者。据报告，教会有义务向当局支付其收入的 10%。侨民中一些教会的成员和牧师因为拒绝将 Antonios 牧首排除在祷告之外和拒绝按指示向当局支付教会收入的 10%而被开除。

65.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对于抵达欧洲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厄立特里亚人，由于在母国遭受的侵犯人权行为和在旅途中的创伤性经历，有很大一部分患有需要专门关注的身心健康问题。厄立特里亚人还面临重要的语言障碍，以及在应对国外复杂的移民和行政制度方面的困难。在许多收容国，这些因素加上他们在获得工作许可证或受益于家庭团聚方面的困难，正在将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推向绝境。特别报告员尤为警觉的是，年轻难民的自杀率很高，他们从小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适应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环境，还要支持他们仍在厄立特里亚的家人。他促请收容国加强对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保护和支持，特别关注孤身未成年人的状况。

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侵犯厄立特里亚难民人权的行为

66. 根据难民署的数据，截至 2022 年 3 月，埃塞俄比亚收容了 15.9 万名厄立特里亚难民，比 2020 年 11 月提格雷州爆发冲突时少 2 万人。当时，估计有 9.6 万名厄立特里亚难民生活在提格雷——7,818 人在收容社区，余下的分布在提格雷西部的四个难民营：Mai Aini (21,682 人)、Adi Harush (32,168 人)、Shimelba (8,702 人)和 Hitsats (25,248 人)。另有 5.4 万名厄立特里亚难民被安置在阿法尔州。[31]

67. 截至 2022 年 3 月，即冲突爆发 17 个月后，估计仅有 24,785 名厄立特里亚难民仍留在提格雷，另有 52,262 人在阿法尔。厄立特里亚难民在提格雷州和阿法尔州陷入各方交战之中并流离失所，主要流落至阿姆哈拉州(一所名为 Alemwach 的新难民点)和亚的斯亚贝巴。[32] 仍有许多人下落不明，大多命运不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厄立特里亚难民的处境继续恶化，针对他们的暴力有所升级，战斗也蔓延到了新的地区。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报复性攻击、法外处决、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绑架、任意拘留以及抢掠难民营和财产的指控。厄

[31] 历史数据可查阅 https://data2.unhcr.org/.

[32] 同上。

立特里亚难民遭到了强行遣返、羁押、惩罚并被强行征入他们在厄立特里亚所逃离的军队。

68. 从战争一开始，厄立特里亚难民就受到了冲突双方的针对，因为双方均认为厄立特里亚难民站在对方那边。[33] 一方面，许多厄立特里亚难民是因为政治原因逃离了该国，他们成为了厄立特里亚部队的目标，该国部队袭击了难民营，围捕了数以千计的难民，并将他们送回厄立特里亚(见上文第 29 段)。另一方面，尽管埃塞俄比亚特别是提格雷州历来欢迎厄立特里亚难民，但厄立特里亚部队犯下的侵害行为最初加剧了提格雷人对厄立特里亚难民的敌意，特别是在 2021 年中期。2021 年年末和 2022 年，双方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提格雷主管机关仍对厄立特里亚难民持怀疑态度，据报告于 2021 年 6 月至 7 月在希雷逮捕了一些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厄立特里亚难民的营地和定居点不时遭到身份不明的提格雷人团体的报复性攻击和抢掠。还有报告称，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和阿姆哈拉部队的士兵对试图逃往安全地带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实施了虐待、勒索和任意拘留。[34] 最后，难民还告诉特别报告员，许多厄立特里亚人会说提格雷语，因而常被误认为提格雷人，在埃塞俄比亚其他地区受到歧视、骚扰或攻击。

69.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厄立特里亚部队侵犯难民权利的指控。厄立特里亚部队于 2020 年 11 月进入提格雷后不久，占领了 Shimelba 和 Hitsats 难民营，在那里挑出了难民委员会的成员和被视为反对派成员的人，绑架了几十人并将他们带回了厄立特里亚。这些人自此遭到了强迫失踪。厄立特里亚部队和提格雷部队都侵犯了难民营的平民性质，交替占领难民营并使难民受害。据人权观察称，由于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部队在 Hitsats 和 Shimelba 难民营交战和有针对性地实施报复，有数十名难民遇害。厄立特里亚部队摧毁了这两个难民营，迫使数千名难民返回厄立特里亚。[35] 据报告，一些难民被大赦的承诺所引诱返回。[36] 特别报告员强调，使用欺骗手段或在胁迫下或通过实际或暗示的暴力和虐待威胁实现的返回不能被视为“自愿”，因此构成推回。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部分被强行遣返的难民遭到了拘留和惩罚，并被征召和部署入伍(见上文第 29 段)。

70. 收容厄立特里亚难民的难民营和定居点仍在遭受袭击。2022 年 1 月 5 日，Mai Aini 难民营遭到埃塞俄比亚空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 3 名难民死亡，其中 2 名是儿童，另有 4 人受伤。2022 年 2 月 3 日，一伙武装分子袭击了阿法尔州的 Barahle 营，导致 5 名难民被杀，几名妇女被绑架。[37] 据报告，2022 年 4 月 2 日，6 名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在 Alemwach 难民营向厄立特里亚难民开枪。2 名难民受重

[33]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1/08/tigray-conflict-all-combatants-have-obligation-protect-eritrean-refugees-un.

[34] 通过证人访谈取得的资料。另见 Awet T. Weldemichael and others,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Eritrean Refugees in Tigray and the Ethiopian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 2022)。

[35] A/HRC/47/21，第 66 和 74 段；以及 Human Rights Watch, “Ethiopia: Eritrean Refugees Targeted in Tigray”, 16 September 2021。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也在 2021 年 11 月 3 日的一份新闻声明中证实，已有数千名厄立特里亚难民“返回家园”。

[36] 见 Awet T. Weldemichael and others,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37] 见 https://www.unhcr.org/news/briefing/2022/2/620f63574/thousands-eritrean-refugees-displaced-clashes-ethiopias-afar-region.html.

伤，6 名难民受轻度至中度伤。[38] 特别报告员谴责袭击厄立特里亚难民的行为，并再次呼吁所有各方尊重难民营的平民和人道主义性质。他强调指出，亟需确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为将难民疏散到安全地带提供便利。

71. 肆虐提格雷州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也深深影响了厄立特里亚难民(见上文第 19 段)。据联合国的估计，提格雷 550 万人口中有逾 90%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截至 2022 年 4 月，有 40%的人口经历了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难民面临的其他挑战包括缺电、无法获得医疗和其他基本服务、没有银行服务和通信中断。

7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提格雷州的 Mai Aini 和 Adi Harush 难民营的局势继续恶化，因为 Mai Tsebri 地区于 2020 年 11 月、之后再次于 2021 年 7 月发生了激烈交战。2021 年 7 月以来，难民署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经常被切断与这两个难民营的联系，并数次被阻止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每次持续数周或数月。最初造成这一情况的是通往 Mai Aini 和 Adi Harush 难民营、横跨 Tekeze 河的唯一一座桥于 2021 年 6 月某时被毁。然而，即便该桥后来修复，2021 年 7 月起实施的事实上的禁运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余下时间里一直阻碍了对难民营的援助交付。约 2.5 万名难民已困于难民营数月，无法获得足够的水、食物、药品和保健服务。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评估确认，但 2022 年 3 月有医疗机构和难民署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初步报告显示，自事实上的禁运开始以来，难民营中每月有 5 名难民因与缺乏食物和药品有关的可预防原因而丧生。由于难民营的条件不断恶化，2022 年初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是，数以千计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自发地向 Alemwach 营地移动，这意味着跨越交战双方的前线。

73. 暴力袭击、营地被毁、普遍的不安全和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都迫使提格雷州和阿法尔州的厄立特里亚难民逃离。已有数以万计的厄立特里亚难民在埃塞俄比亚境内进一步流离失所，随着暴力蔓延至其他难民营和难民点，一些难民屡次被迫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赶出边界，有的进入苏丹，有的沿北部路线前往北非和欧洲，还有的经亚的斯亚贝巴前往肯尼亚和乌干达。特别报告员指出，陷入提格雷州和阿法尔州冲突的厄立特里亚难民的脆弱性上升，导致他们有更大的风险遭到人口贩运。

74. 特别报告员欢迎埃塞俄比亚难民和回返者事务处与难民署努力寻找和登记流离失所的难民以及向他们提供身份证明。他赞赏地注意到为确定替代场所并进行配备以重新安置难民而付出的重大努力。但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该地区普遍存在不安全状况并且交战各方缺乏合作，难民的疏散工作无法进行。他吁请所有各方确保为重新安置厄立特里亚难民建立安全通道，并确保向留在难民营的难民提供救生服务。至关重要的是，为了减轻更多苦难，特别报告员吁请所有各方克服事实上的禁运，增加对提格雷的人道主义供应线，确保有足够的物资进入该地区以支持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以及其他受影响的平民。

[38] 见 https://hrc-eritrea.org/the-dilemma-of-eritrean-refugees-in-alem-wach-camp-in-amhara-region-and-in-mai-aini-and-adi-harush-camps-in-tigray-ethiopia/.

十. 结论和建议

75. 如本报告所述，厄立特里亚持续存在的人权危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进一步加深。特别报告员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包括：

(a) 国家军事化程度提高，继续无限期征召民众；

(b) 厄立特里亚继续在埃塞俄比亚冲突中参与实施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法的行为；

(c) 厄立特里亚继续参与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这对国内人权状况产生了严重影响，包括增加了围捕行动、招募儿童兵以及绑架和强征厄立特里亚难民参战；

(d) 公民空间继续被关闭，依然密不透风，厄立特里亚人无法表达异议或参与决策；

(e) 有数以百计的厄立特里亚人因实际或被认为反对政府而被长期任意拘留，这继续对异议造成寒蝉效应，仍是需要国际关注的重大问题；

(f) 在宗教团体的待遇方面，先前的积极趋势发生了逆转，这些团体受到了更大施压，有 47 名基督徒被拘留；

(g) 厄立特里亚有系统地利用其人权理事会成员身份，反对审查该国政府据称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在埃塞俄比亚冲突中实施的此类行为；

(h) 厄立特里亚为了筹款，以及为了压制批评声音和政治反对派，加大了对侨民社群的施压；

(i) 由于提格雷战争造成的裂痕，厄立特里亚国内和厄立特里亚侨民中的族裔和政治紧张局势有所加剧。

76.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包括特别报告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内的人权机制提出的绝大多数建议以及 2019 年对该国的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的建议仍未得到落实。特别报告员因此重申了这些建议。

77. 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确定了需要厄立特里亚政府紧急采取果断行动的严重人权关切的具体领域。考虑到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人权状况，以及厄立特里亚武装部队继续参与埃塞俄比亚冲突和由此对国内人权状况造成的影响，特别报告员向厄立特里亚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78. 特别报告员建议厄立特里亚政府：

(a) 立即停止特别报告员和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记录的所有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本报告重点指出的持续侵犯行为；

(b) 考虑到国际人权机制的建议，包括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和以往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以及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并制定落实这些建议的国家行动计划；

(c) 提供实质性信息，说明该国已作出哪些具体努力以便在应对所面临的人权危机方面取得进展；

(d)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和任意拘留的人，包括 G-15 的 11 名成员、政治反对派成员、记者、良心犯和宗教团体成员；

(e) 终止在秘密地点实施长期、单独和任意拘留的做法，建立高效、透明的被拘留者登记机制，并出台适当的监测机制，以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f) 确保所有被拘留者都被关押在正式拘留场所并被赋予正当程序权，包括接触律师、接受家人探视和审查拘留合法性的权利；

(g) 及时调查关于国民役/兵役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包括萨瓦军事训练营的强奸和性暴力指控，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h) 建立独立的法治机构，并确保由独立、合格的专业人员进行司法工作，包括独立的司法机关、总检察长和能独立于行政部门运作的审查机构；

(i) 采取步骤，努力创建安全的公民空间，使厄立特里亚人民能够自由地参与处理国家公共事务；

(j) 向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成员发出进行国家访问的长期邀请；

(k) 调查厄立特里亚武装部队招募儿童在提格雷作战的情况，并采取必要步骤，防止征召和部署儿童兵；

(l) 调查绑架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强迫他们返回厄立特里亚以及随后征召他们入伍的情况；

(m) 调查关于厄立特里亚部队在埃塞俄比亚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法的指控，并采取具体措施，防止这些行为再次发生，并以不偏不倚的方式，在充分尊重公正审判保障的情况下，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n) 立即将厄立特里亚部队撤出埃塞俄比亚，不要阻挠人道主义人员、食物和供应物资进入该国；

(o) 确保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由厄立特里亚部队实际控制的领土上采取保护措施，并保证尊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

79. 特别报告员建议会员国和国际组织：

(a) 密切关注厄立特里亚，直至其人权状况得到持续和切实的改善，并确保与该国的任何接触始终将人权问题置于核心；

(b) 对于据称的危害人类罪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如果被指控的罪犯位于某会员国的领土上，则行使普遍管辖权，或根据国际义务将之引渡到另一个国家；

(c) 促请厄立特里亚政府终止长达 20 年的对政治反对派、良心犯以及因信仰或宗教而被拘留者实施强迫失踪、酷刑、任意和单独拘禁的做法；

(d) 促请厄立特里亚政府制定和通过应对该国重大人权挑战的具体计划，辅之以具体的行动、时间表和基准，并鼓励厄立特里亚主管机关在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时考虑前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基准[39]，以及国际人权机制的建议；

(e) 促请厄立特里亚政府履行作为人权理事会成员的义务，与理事会及其特别程序接触，并在厄立特里亚和全球保护和促进人权；

(f) 尊重不推回原则，根据庇护方面的国际法规定，特别是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向寻求保护或经某会员国领土过境的厄立特里亚国民提供难民地位，并加强对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支持和保护，特别关注孤身未成年人的状况；

(g) 与厄立特里亚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组织密切合作，支持他们努力在本国促进人权以及支持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并为侵犯人权行为的厄立特里亚受害者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

[39] A/HRC/41/53, 第 78-80 段。